

一条朋友圈，筹百万善款

乡村女教师为 52 个孩子寻来“远方亲人”

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江昌法

曹伟玲再次“牵线”成功！

近日，通过衡山县妇联推荐，六名困难孩子找到了上海“爱心家庭”。对接老师忙着联系学校和村委出具捐赠证明，曹伟玲则反复叮嘱：“一定要让孩子们手写感谢信。”

这样的忙碌，她坚持了八年。从 2018 年随手发的一条朋友圈开始，这位衡阳市衡山县福田铺乡中心学校的普通教师，靠着一部手机、一双脚，将农村孩子的真实困境传递到千里之外。如今，已有 44 位爱心人士加入，52 名孩子实现一对一资助，公益投入总额达 125 万元。



扫码看精彩内容

一条朋友圈引发的爱心接力

故事的起点，源于一条普通的朋友圈。2018 年的一个夜晚，曹伟玲随手拍下一段视频：简陋的教室里，六位老师在昏暗的灯光下认真备课。视频被一位上海朋友看到后，对方主动联系：“你们那里的孩子是否

有困难？我想帮帮他们。”

随后，这位上海朋友带着几位同伴来到衡山。山路弯弯曲绕，车辆无法通行，他们步行来到孩子家中。有的孩子家里墙壁裂开透风，有的连一张像样的书桌都没有，有的只有

床铺和灶台。爱心人士到访时，孩子们怯生生地喊着“阿姨好”。墙上贴着歪歪扭扭的奖状，是昏暗屋子里最亮眼的存在。

看到这些，四名爱心人士立即决定结对资助六名孩子。他们说：“条件有限，但老师

们还在认真做事，孩子们也在认真成长。”正是这份“认真”，让远方的善意坚定了信任。

那一刻，曹伟玲深刻体会到，自己的举手之劳可以成为一座桥——连接起困境中的孩子与远方的希望。

改变正在发生

孩子们的变化是最有力的证明。

李勋从初中到大学毕业，一直得到上海爱心人士龚颖的悉心陪伴。家境困难的他，在龚颖的鼓励下考上岳云中学，并受邀到上海生活了半个月。他在信里写道：“上海很繁华，但我的家乡也很好。”如今，他已大学毕业，在浙江工作，每年都会回衡山拜访老师。

曾经面临辍学的徐雨，在曹伟玲的帮助下获得了资助，坚持完成学业，她梦想成为一名教师，将爱的雨露洒向更多学生。

家长们总想表达感激，但曹伟玲总是婉拒。她坚信，搭建一座“看得见、信得过的桥”才是关键。桥的一端，是她和同事们走村串户，将孩子的真实境遇、梦想和需求清晰传达；桥的另一端，是充满爱心、的捐助者。正是因为诚信和及时的反馈，爱心才能持续流动，形成良性循环。

“每个孩子都有梦想，但并非每个人都拥有足够有力的翅膀。”曹伟玲微笑着说，“我愿意继续搭建好这座桥梁，让爱心源源不断地延续下去。”

采访结束，她又拿起手机，踏上那条走了无数遍的乡间路，去敲开那些需要希望的大门。

（文中爱心人士和学生均为化名）

八年，她给自己定下铁规矩

八年公益路，远不止“牵线搭桥”四个字那么简单。为了架稳这座衡阳与上海之间的爱心桥，曹伟玲给自己立下铁规矩：信息真实、去向透明、持续反馈、不夸大困难、不借助孩子做宣传。

她坚持用手机记录孩子们

的生活细节。拍摄后，她会蹲下身与孩子们聊天，询问他们的功课、梦想，以及想对远方的“家人”说些什么。这些影像，成为爱心人士了解孩子的生动写照。

她还将每个孩子的性格、学习情况和家庭状况都整理成

表格，定期反馈。“我们要让爱心人士看到的，从来不是一个‘需要帮助’的标签，而是一个孩子真实的成长状态。”

那些镜头里，有太多让人心酸的故事。

高三女孩孙艳，家境贫寒，母亲智力障碍，父亲脑梗，她

仍在拼命读书。

张涛的母亲和姐姐患有精神障碍，父亲肺癌去世，但他努力上进，考取了岳云中学。一直资助他的爱心人士曾洋得知后非常高兴，特意写信鼓励他。张涛认真地回信：“谢谢阿姨，努力会改变命运。”

从一个人到一群人

资助项目落地后，工作远比想象中繁杂。她需要利用业余时间完成困难学生摸排、家庭走访、资料收集、成长跟踪以及家校沟通等一系列工作。同时，她还承担着对接远方爱心人士等多重任务。在工作中，她甚至会遇到被误认为是骗子的情况。没有经费，没有报酬，所有的付出都出于自愿。压力大的时候，她也曾偷偷哭过，想过放弃。

经过多年努力，她凝聚了一支由 30 多位志愿者组成的团队，大多是一线教师，90% 是女老师。“这些老师都有家庭和工作，依然坚持付出。”

让曹伟玲感受到不再孤军奋战的，还有衡山县妇联的坚定支持。“妇联像娘家人一样。”曹伟玲说，妇联干部不仅参与入户走访、协调各方资源，还在困境儿童摸排、沟通协调、资源联动等方面大力支持，为后续爱心对接提供了重要保障。今年 5 月，借助妇联的支持，曹伟玲拍摄了一个视频。视频发出当天，六名困境儿童全部找到了愿意长期帮扶的上海“家人”，甚至出现多位爱心人士“抢”同一名孩子的感人场景。

如今，爱心人士的足迹已从上海扩展到江苏、浙江、北京等地，公益投入总金额高达



“好璐奖学金”发放现场。

125 万元。随着爱心网络不断延伸，越来越多社会力量加入这场温暖的接力。

除了“好璐奖学金”等资金支持，爱心人士还给予孩子们更多的关怀。有人长期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，有人在节日主动联系，有人带孩子去上海看外滩、坐地

铁，还有人悄悄寄来文具、衣服和牛奶。他们都非常低调，不求名利，来衡山时就在学校食堂吃工作餐，坚决不让请客。

曹伟玲说：“我从未主动要过钱，他们觉得自己是在真正做公益。”这份信任，是她八年深耕、点滴积累的结果。

文苑

文 / 曹怀均

三十年前，老人还不老。那时他和妻子都四十多岁，儿子十八岁，女儿十六岁。

他们住在离县城不远的山村中。村子依山傍水，树木苍翠，一条明亮的小溪从门前流过，一条弯弯曲曲的碎石公路从村旁经过。房子沿溪而建，每隔二十米左右就有一间木屋。木屋之间，铺着青石的小路相连，邻居们常相互串门。

每到傍晚，村子的上空便飘起袅袅炊烟，衬着晚霞，像一幅山水画。

他的木屋在村里算是宽敞漂亮的，有妻子和儿女相伴，日子过得很舒服。

春天，山坡田野间都是耕种的身影；盛夏，山林溪边孩童们追逐嬉戏；春节，鞭炮声和推杯换盏的笑声此起彼伏。

几年后，儿子和女儿相继去了广东，再后来，他们把村里其他的年轻人也带走了，村子里慢慢只剩下老人和小孩。

随着孩子们被接走，老人们相继离世，很多人家的房子无人居住。村子越来越安静，青石路长出青苔，农田长满野草，有些房屋也开始歪斜。除了过年，村庄仿佛都在沉睡。

十年后，许多人家把歪斜的木屋推倒，建成白色的砖瓦房，但他坚决不这么干：“木屋住着舒适，冬暖夏凉。农村都盖成

砖房，还像什么农村？”他弄来桐油，把木屋整体涂抹了一遍。

儿女们有了各自的家和孩子，回来的时间越来越少。即便过年回来，也只住几天就匆忙走了。他们说，外面城市生活不容易，要早开工多挣点钱养家、买房。

二十年后，他和老伴真老了，满头白发。村里木屋所剩无几，大部分被白色砖房代替。老伴有一天不小心在长满青苔的路上摔倒，离他而去。老人心里被孤独填满，他养了一只黄狗。

每天早晨，他常去长满杂草的田野、高粱地，走几步就发出几声叹息，只有黄狗跟在身后。白天，他修缮越来越陈旧的木

屋，或在屋前种些野花野草。黄昏，他坐在门前抽着长长的旱烟，望着门前那条已经铺上水泥的公路，脑中总闪现儿子、女儿带着孙辈归来的画面。

唯一让老人开心的是，屋前不同季节都开满不同颜色的花朵，使他的木屋有别于其他房子，周围散发沁人的清香。

二十三年后，老人像往常一样修缮木屋，突感不适。他躺在堂屋的竹椅上，离开了人间。黄狗悲哀地叫个不停，引来村里一户人家。儿子和女儿接到通知急忙赶回，按照老人生前的要求，把他葬在稻田后的山坡上，使他一抬眼就能看见整个村庄。

之后，国家开始乡村振兴，

白色砖房外面都穿戴上了精致的木屋檐，许多在外漂泊的年轻人也归乡了，家家户户门前都种上了鲜花。这里变成美丽乡村示范点，引来众多游客。

老人的儿子也归乡了。他把父亲那间老木屋拆除，仿照以前的样子盖起一栋三层楼的纯木屋，开起了民宿。那条黄狗便跟着他儿子在村子里到处走走，看看乡村的变化。

三十年后，小村庄已绿树成荫，四季鲜花盛开。房屋之间的青石路更宽了，田野里稻花飘香，小溪流水潺潺。村庄在山水的掩映下依然宁静，却焕发出新的生机。